

#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 安徽省乡村经济的影响

王琦, 汪慧敏, 李梦阳  
(合肥经济学院, 合肥 231200)

**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广覆盖等优势, 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安徽省乡村地区为研究对象, 实证分析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乡村经济振兴之间的关联性, 选取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相关数据,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安徽省乡村经济的影响, 最后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和居民金融素养提升3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乡村经济; 乡村振兴; 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889 (2025) -09-0070-03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 安徽省农村地区逐渐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移动支付、互联网贷款、农业保险等服务, 弥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短板问题, 在助力农民创收、激活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福祉等方面发挥了显著推动作用。

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在安徽省部分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从整体来看, 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 部分偏远地区网络覆盖率较低; 农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 对金融产品的理解以及运用能力不足; 金融服务的精准度也有待提高。因此, 结合安徽省的实际情况, 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国外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研究起步较早, 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 主要从技术应用、经济影响、挑战3个角度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Beck等<sup>[1]</sup>提出,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 为农村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融资机会, 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Ozili<sup>[2]</sup>指出, 农村地区网络覆盖不足和数字素养欠缺, 可能阻碍数字金融的普及。

国内学者主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和生活的影响路径, 具有多学科视角、方法多样、应用性强等特点。蔡雪雄等<sup>[3]</sup>指出,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农业技术进步和城镇化效应, 能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凸显了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乡村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吴本健等<sup>[4]</sup>指出,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网格化管理”模式, 能有效整合

德治、法治与自治资源,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但需注意克服数字鸿沟、参与度不足和监管缺位等现实挑战。

## 1 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及乡村经济发展情况

### 1.1 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数字普惠金融在安徽省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应用, 尤其是在乡村地区, 数字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不足, 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截至2022年, 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数字金融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截至2022年末, 安徽省金融服务平台累计服务市场主体达119.13万户, 较2021年末增长了近530%。数字普惠金融在地方经济中的渗透性逐年增强, 尤其在农村地区, 居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互联网等渠道, 直接获得贷款、理财、支付等金融服务。

由表1可知, 2011年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33.07, 到2020年, 该指数逐步增至350.16。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各维度指数, 也分别从2011年的20.20、55.58、34.66增长到2020年的323.75、366.15、408.38, 这充分显示出安徽省在该领域取得的突出发展成就。

表1 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指数

年份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2011	33.07	20.20	55.58	34.66
2020	350.16	323.75	366.15	408.38

收稿日期: 2025-05-22

基金项目: 产学研科研项目(2025HJYHX006); 巢湖学院校级科研一般项目(XWY202402); 2025年省级大创项目(S202513616002X; S202513616022)

作者简介: 王琦(1994—), 女, 安徽青阳人, 助教, 硕士, 主要从事财务管理及财务风险研究。

1.2 安徽省乡村振兴发展情况

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基于对乡村振兴内涵的理解,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出发,收集安徽省16个地级市在2012—2022年的乡村振兴相关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计算得到乡村振兴综合得分。由表2可知,2013—2022年的分值得在0.192~0.330。2012年全省平均值为0.222,2022年为0.289,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7%,表明安徽省乡村振地区经济逐年发展态势良好。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2.1.1 变量选取
- 1) 被解释变量:乡村经济 (*Rural*)。
-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 (*Indig*)。选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取对数后引入计量模型<sup>[5]</sup>。
- 3) 控制变量。为增强数字金融对安徽省乡村经济的影响估计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参考以往文献,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政府干预水平 (*gov*),采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反映该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②城镇化水平 (*urban*),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的比重表示。③人力资本水平 (*hum*),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表征。④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ind*),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2.1.2 模型构建

基于已有文献,构建计量模型(1)进行分析。

$$Rural_{it} = \alpha + \beta Indig_{i,t} + \sum_{j=1}^4 X_{it,j} + \lambda_i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t代表年份,i代表安徽省16个城市,*Rural<sub>it</sub>*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城市第t年的乡村振兴水平,*Indgi<sub>it</sub>*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了i城市在第t年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处理。*X<sub>it,j</sub>*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水平(*gov*)、城镇化水平(*urban*)、人力资本水平(*hum*)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ind*),*λ<sub>i</sub>*是个体固定效应,*η<sub>i</sub>*是时间固定效应,*ε<sub>it</sub>*为随机干扰项。

2.2 基准回归分析

采用豪斯曼检验法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发现*P*<0.01,模型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了原假设,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为更好地验证数字金融对安徽省乡村经济的影响以及各控制变量在其中发挥的调控作用,采取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分析,表3列(1)至列(5)为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金融有助于促进安徽省乡村经济发展。从控制变量来看,除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影响不显著,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均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干预水平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乡村经济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多重影响,干预过度会适得其反,给乡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2.3 异质性分析

安徽省可以划分为皖北、皖中、皖南3个区域,

表2 2013—2022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乡村振兴指数

地市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合肥	0.249	0.232	0.254	0.261	0.252	0.263	0.289	0.277	0.303	0.269
芜湖	0.218	0.208	0.278	0.231	0.277	0.269	0.279	0.316	0.282	0.259
蚌埠	0.243	0.244	0.224	0.228	0.293	0.237	0.309	0.260	0.316	0.319
淮南	0.211	0.241	0.258	0.219	0.240	0.248	0.272	0.273	0.291	0.284
马鞍山	0.241	0.208	0.235	0.218	0.268	0.282	0.243	0.293	0.273	0.318
淮北	0.238	0.204	0.251	0.273	0.259	0.286	0.280	0.314	0.291	0.255
铜陵	0.233	0.212	0.231	0.239	0.268	0.256	0.303	0.260	0.291	0.327
安庆	0.201	0.220	0.264	0.278	0.275	0.243	0.268	0.306	0.306	0.258
黄山	0.229	0.226	0.258	0.287	0.246	0.264	0.289	0.296	0.292	0.311
滁州	0.201	0.247	0.214	0.232	0.260	0.279	0.235	0.282	0.268	0.297
阜阳	0.205	0.250	0.260	0.275	0.279	0.281	0.288	0.266	0.307	0.267
宿州	0.235	0.268	0.230	0.248	0.281	0.263	0.265	0.302	0.263	0.331
六安	0.230	0.266	0.236	0.244	0.277	0.259	0.271	0.268	0.282	0.294
亳州	0.253	0.249	0.227	0.281	0.222	0.236	0.261	0.298	0.313	0.315
池州	0.212	0.209	0.265	0.275	0.258	0.293	0.309	0.299	0.321	0.322
宣城	0.261	0.227	0.254	0.237	0.256	0.263	0.275	0.304	0.304	0.273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Indig</i>	0.065 4*** (0.004 46)	0.060 3*** (0.006 07)	0.058 4*** (0.006 05)	0.056 4*** (0.006 34)	0.035 6*** (0.010 8)
<i>urban</i>		0.054 3 (0.044 1)	0.024 5 (0.045 5)	0.054 7 (0.053 9)	0.036 3*** (0.006 53)
<i>gov</i>			-0.158** (0.070 0)	-0.168** (0.070 6)	-0.164** (0.069 6)
<i>hum</i>				-0.396 (0.379)	-0.396 (0.374)
<i>ind</i>					0.118** (0.050 2)
Constant	-0.085 3*** (0.023 7)	-0.088 3*** (0.023 7)	-0.029 3 (0.035 0)	-0.025 9 (0.035 2)	0.030 9 (0.042 2)
样本容量	176	176	176	176	176
<i>R</i> <sup>2</sup>	0.574	0.578	0.592	0.595	0.609
样本个数	16	16	16	16	16

注：“\*\*\*”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对应变量系数标准误。下表同

这3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也存在差距，因而3个区域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也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也不尽相同<sup>[6]</sup>。基于此，从区域差异角度出发，将安徽省16个地级市划分为3个区域，其中，皖北地区主要包括亳州、阜阳、宿州、淮北、蚌埠，皖中主要包括省会合肥、六安、滁州、安庆以及淮南，皖南包括宣城、黄山、池州、铜陵、马鞍山以及芜湖。对3个区域分别回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乡村经济的影响差异。

根据表4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皖南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皖北以及皖中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皖南地区的影响更为突出，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现象。可能的原因在于，皖南地区相较于皖中、皖北地区经济基础更好、产业结构更多元，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对接当地特色产业需求，加速资金流动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且皖南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相对较高，对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等数字金融工具的接受度以及使用能力较强，因此数字金融对乡村经济的影响更显著<sup>[7]</sup>。

3 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论，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安徽省乡村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完善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应用。加强农村5G网络和光纤覆盖，确保偏远地区数字金融服务“村村

表 4 不同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1)	(2)	(3)
	皖北	皖中	皖南
<i>Indig</i>	0.025 9 (0.021 2)	0.004 07 (0.019 3)	0.042 6* (0.024 5)
<i>urban</i>	0.037 4 (0.166)	0.376** (0.154)	0.042 9 (0.067 9)
<i>gov</i>	-0.095 8 (0.118)	0.112 (0.133)	-0.272 (0.173)
<i>hum</i>	0.619 (1.124)	-0.984** (0.476)	-0.303 (0.701)
<i>ind</i>	0.165* (0.090 8)	0.071 6 (0.094 7)	0.150 (0.109)
Constant	0.051 5 (0.070 8)	-0.003 33 (0.065 3)	0.007 90 (0.118)
样本容量	66	55	55
<i>R</i> <sup>2</sup>	0.569	0.649	0.704
样本个数	6	5	5

通”；在行政村布设多功能惠农终端，集成金融、政务等便民服务；优化农业信贷风控模型，降低金融服务门槛。

2) 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与数字能力。联合高校、金融机构开展针对性培训，如老年人移动支付操作课程；设立“数字金融示范户”通过奖励机制带动周边农户；开发适老化金融App，简化界面设计并增加语音辅助功能，切实解决不同群体使用障碍。

3) 优化政策支持与区域协同机制。实施区域差异化支持政策，皖北重点发展农业产业链数字金融，皖南推动生态旅游场景创新；整合农业、税务等部门数据构建统一信用平台；通过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THORSTEN BECK, Asli Demirgüç-Kunt, Patrick Honohan.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Measurement, Impact, and Policie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8(J):119-145.

[2] OZILI P K. Digital finance, green finance and social finance: Is there a link? [J]. Financial internet quarterly, 2021, 17(1):1-7.

[3] 蔡雪雄, 李梦琪.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23(6):47-62.

[4] 吴本健, 罗玲, 马雨莲.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机制、创新模式与挑战[J]. 农村金融研究, 2020(4):3-9.

[5] SURI T, JACK W. The long-run poverty and gender impacts of mobile money [J]. Science, 2016, 354(6317):1288-1292.

[6] 徐雪, 王永瑜.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5):64-83.

[7] 吕明元, 张旭东, 苗效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 技术经济, 2021, 40(11):46-61.